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九回 譚老頭幻術弄偷丁 毛惠伯正言摧俗論

話說錢瑟公道：「梅心泉還有一樁事情，奇怪的了不得。」眾問何事，瑟公道：「就是懼怕他夫人，怕的出神入化。人家怕老婆也有，總沒有他那般的怕。簡直是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到外邊來應酬，辰光也限定的，晚了一點子回去，就要不成功。但是他在外邊，也偷偷的攀了個相好，只不過沒有公然住夜是了。一日，他相好梁雙玉院裡宣卷，他義不容辭的應酬了一台酒。日才過午，就死活拖我們去喝酒。那時介山、惠伯也在座中。」

介山接口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那時我還沒有曉得，問他要喝酒停會子也不遲，為甚這麼的要緊，我中飯才吃過呢。他回說你吃不下，坐著談談也好，那個不是才吃過飯。你就接說難為了兩個膝蓋頭，就停會子喝也好。我還不很懂。」

心泉急分辯道：「今日は宣卷吃酒客人多不過，我們早點子吃早點子散，前客好讓後客，這是為體恤他們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梁雙玉也真是個腳色，那時節聽了這話，頃刻跳起來道，『誰要你讓甚房間，你要停會子吃就停會子吃是了，回頭叫娘姨下頭去吩咐，局票慢點子發。娘姨不知就裡，答應要走，慌的他連忙搖手說，不要去說了，不要去說了，檯面已都擺好，就吃了罷。』梁雙玉道：『檯面儘管擺著，吃儘管停會子吃。』心泉道：『我肚子已經餓極，巴不得就吃呢。』梁雙玉道：『你不是說才吃過飯，怎麼又說俄了，可要弄點子點心墊墊饑。』說著又令娘姨去買點心，作弄得他低頭央告，我們都不禁暗地好笑。日未及西，他已要緊著回去。」

靜齋道：「怕老婆是現下男子普通的毛病，算不著什麼奇怪。」

春泉道：「他那位夫人又是拳棒名家，又是武職大員，更怕的應該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恐怕他現在對著夫人還打拱作揖的稱統領東翁呢。」

周介山忽道：「瑟翁，王祥甫家裡設立了個乩台，你曉得沒有曉得？」

瑟公道：「祥甫這人總是這樣鬼頭怪腦。這種扶乩、卜課都是騙人的事情，怎麼也會相信起來。何況現在正是新學昌明時代，大家都在破除迷信，他倒提倡迷信，真是奇怪的了不得。」

介山道：「扶乩這事，不要說他迷信，其中也著實有點子道理。兄弟家鄉那邊，有個乩台，靈驗異常，凡求出來的方藥，吃下去比仙丹還靈。就判斷點子事情，也准得非凡。那掌台的是個廩生，生性異常活潑，他卻昌言不諱，告訴人家，乩台上什麼神仙菩薩都沒有的，倘說有神仙菩薩，我掌台的就是神仙菩薩，一切吉凶禍福都是我判斷出來的。」

人家問他，既是你判斷出來的，怎麼又這樣的准呢？他道：「那個我也不知，大約這東西全靠著天籟，一參人意，就要不靈的。扶乩的時光，別的念頭心裡一點子都轉不得，一點子都存不得，專心注意在乩盤上，聽人家通告，隨聽隨判，由著心機怎麼樣動，就怎麼樣判。譬如忽地轉著個天字，不管他用得著用不著，就在乩盤上寫了個天字，天字下應接什麼字，心機一轉，轉者個日子就寫一個日子。總之天機動到那裡，就寫到那裡，隨心所至，隨乩所至，不管他文理通不通，句子好不好，判出來靈驗不靈驗，更不必預先計議了。」

那原同測字觸機一個道理，靈也不是我的功，不靈也不是我的過。他在紹興時光，曾鬧過一回笑話，那時有個會稽縣的兒子，患了個什麼病，到他乩台上來求仙方。他心裡一轉，他們做官的人，卑職卑職稱慣的，這麼一轉，乩上就寫了一個卑字。心想：哎喲，卑字頭的藥味是什麼，只有一味麻子。乩盤上早轉出了卑麻子三字。又聽下底通告，初五日起病到今，茶飯不思，已有五日，心機一動，人知不覺，又寫了五錢兩字。忽地轉念：卑麻子這東西是味瀉藥，如何用得。

心中一急，乩就亂了，再也寫不成字句，遂向來人道：方子是卑麻子五錢，來人抄著去了。他一想了不得，闖了禍了，這東西吃下去一定要瀉煞，明天一定要來向我講話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，卷捲鋪蓋就逃。那裡曉得這病人的病，齊巧是個積食症，被這卑麻子一打，倒好了好些兒。到明朝來轉方，掌台的已不知那裡去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扶乩的事情，同奇門遁甲、祝由科差不多，都是測度不出的。說他沒道理，卻又是靈驗不過，說他有道理，會的人又都說不出什麼所以然。像祝由科治病，不論腰疽發背，他並不用什麼方藥，只念了幾遍咒，就能夠把人身上的瘡癤移到樹木上去，移過後人身上自然會好起來，樹木上卻就長出瘡癤了，那株樹不到幾時竟會死掉。這種奇怪的事，再也不想不出是個什麼道理。」

瑟公道：「春翁親眼瞧見的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瞧是沒有瞧見過，也不過聽人家講說呢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我倒見過的，只是移瘡癤，是移一個瘤。他們移到樹木上去，也不是隨隨便便就移的，先要瞧一瞧這樹的壽數，壽數本底到快了，才念咒移上去。倘樹是株新樹，他就不肯移，因為一移上去，於樹的生命就要有礙。奇怪真奇怪的了不得，沒有移時光，好好的一株樹，一念咒，樹枝上就漸漸墳起一塊來，同人身上的瘤差不多樣子，人身上那個瘤卻漸漸平下去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這種荒誕不經的事情，我終有點子不信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莫說不信，這種事也是學問裡頭的一種。祝由科原是十三科中第一科，不過現在研究的人少，所以大家都不很曉得。就是奇門遁甲，也的確確有的。湖州地方，有個姓譚的，於奇門遁甲一道，精透不過。他家那所宅子，是他親手打的樣，按照奇門遁甲築造的，從造好後到現在，大門從沒有關閉過，卻也從沒有逢著過竊賊。」

他新屋落成得不多幾時，就算著某月某日某時應有個賊子來，就於這日邀集幾個親友，向眾人道：「今晚有一樣好玩的東西，請大家瞧瞧。」

眾親友問：「什麼東西，我們都要廣廣眼界，何不就拿出來。」

姓譚的道：「時光還早，這東西總要晚了才送來。大家橫豎沒事，就候一下子罷。我這裡備有幾樣小菜，弄幾斤酒來小酌小酌。吃著等候如何？」

眾人應允，到了天晚，姓譚的把許多長條凳從大門口擺起，直擺到客堂裡，連三接二，朗朗疏疏，望去很有層次，把大門虛掩上了。客堂裡點著全斤大燭，照耀如同白晝，他就同眾親友喝酒談天。入席時光先約下眾人道：「我今天先有一句話，要眾位答應我。現在儘管講笑話，划響拳，到了停會子，大家卻都不能開口，不能划拳。因為這好玩的東西，一聽著人聲音，就要逃去的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東西是活的麼？」

姓譚的回說：「現在且慢問，停會子自會曉得的。」眾親友猜拳行令，鬧到二更過後，姓譚的道：「時光到了，大家請靜靜罷。」

於是眾人鴉雀無聲的等候，候不到半個鐘頭，忽見大門吱吱格格兩響，一扇門早呀的開了，一個穿短衣的人先探進半個身子，賊頭賊腦向四週瞧了一瞧，好似沒有瞧見什麼，就大著膽子鑽進來了。見他走到長條凳攔著的所在，東一望，西一望，望了半響，並不把凳拖開，把掘門的鑿子、小鐵錘等各物都插在腰間帶子上，蹲下身子，把手按了一按，縱身直跳，跳過了一條凳。到第二條凳子，又是這麼著一跳。話休絮煩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，都這麼照樣的跳過。一條條跳進來，跳完了，重又一條條跳出去。跳進跳出，跳出跳進，足足跳了一夜。起初時候，這賊子身子非常靈捷，一躍即過，絕不遲滯。跳到後來，只見他氣喘如牛，爬在凳子上爬也爬不過。喘了一會氣，撲翻身子，倒在凳腳邊，鼻息如雷的睡著了。

此時天也亮了，幾個親友瞧了一夜，瞧得目定口呆，都問他什麼緣故。姓譚的笑道：「你們只要問那賊子就知道了。」

眾人就去把賊子喊醒了，問他為甚跳來跳去跳了一整夜？賊子一面揉眼睛，一面回答道：『我是個遠方賊子，為聞得此間譚府很是有錢，所以前來想做點子生意。那裡知道一鑽進門，面前就是一堵矮牆擋住去路，估量去卻還跳的過，我就縱身一跳。那裡知道跳過一重，又是一重，連著跳過了五七十重，見還有牆擋住去路。側耳聽時，裡頭還隱隱有人講話之聲。知道人還沒有睡盡，一想不妙，不如跳出去了罷。回身再跳出去，那裡知道竟迷了方向，跳來跳去，再也跳不出。東也是牆，西也是牆，南也是牆，北也是牆，四邊都是矮牆。我此時身子簡直吃不消了，瞧天時，好似也要快亮了，恐怕有人出來瞧見了未便，就在牆腳邊睡一覺再說。那裡知道就被眾位老爺捉住了，這也是我自己不好，我也不怨眾位，要送縣就送縣。』

姓譚的笑道：『你沒有偷過我東西，我怎好把你送縣。進來進來，你縱跳了一夜，身子也乏了，且喝杯酒，吃些菜，接接力要緊。只不過都是殘肴剩菜呢。』

賊子見主人這樣相待，倒弄的不好意思起來。姓譚的又問：『下回還肯光顧不肯？』

賊子搖頭道：『就刀逼在我頸裡，也不敢再來了。』

姓譚的笑道：『你倒是個識時務的俊傑，煩你傳語貴同業，別家好偷，我家不好偷。我這裡跑了進來，是跑不出去的。只是你昨晚白勞碌了一夜，也很可憐。所說賊無空過，我總要補償點子你。』

隨拿出五吊錢來道：『這五吊錢，償你一夜辛苦的，不嫌輕褻，就請收了去。』賊子那裡肯收，連說不敢不敢，老爺你要給我錢，還是把我紮起來，打一頓好的多呢。我現在也正懊悔不及。』

姓譚的道：『你竟這樣客氣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敢再強。只是現存酒菜，務請吃一點子去，也少盡盡我東道之誼。』賊子堅辭不獲，只得坐下，吃了點子，道謝而去。從此便不有賊子再來。

這是一樁。還有一樁，是朋友們逼他乾的。他會了奇門遁甲，人家問他，他總不肯說是會。但是弄過賊子後，傳說開去，人家都知道了，那裡還瞞的住。

這日，是湖州一個什麼盛會日子，就有幾個朋友，邀他山上去遊玩。到了山上，見遊人如鯽，紅男綠女，白叟黃童，穿梭般的往來不絕。有的是燒香，有的是閒遊，有的是做小買賣。這幾個朋友逼住了要他試演奇門遁甲，他再三辭說不會。

內中有一個，齊巧當時瞧見他作弄過賊子的，便道：『你說不會，當新屋落成時，那個賊子為甚又跳了一夜呢。』

姓譚的道：『那也不過偶然有效罷了。』

眾人一定不依，姓譚的道：『並非我故事秘密，沒緣沒故作弄人家，於道理上很是過不去。那賊子究竟是找上門來的。』

眾人道：『姑妄試一回兒，下回決不來勉強你。』

姓譚的被眾人纏不過，見山腳下一個喊賣油炸麻球的，頂著一個盤子上來。指向眾人道：『對他不起，就借他來試演一試演。只是有一件事，你們肯答應我，我才幹。』

眾人問是何事，姓譚的道：『他是個做小本經紀的，吃不起虧，那些麻球油炸膽跌壞了卻要眾位賠償的。』

眾人道：『算數算數，那不過幾百個大錢的事，我們認賠是了。只是你怎麼樣試演呢？』姓譚的也不回話，隨地拾了塊小石子，只輕輕的一放，放在地上，看他也不踏步子，也不念咒語，向眾人道：『我們走上去瞧罷。』

走了三五丈路，叫眾人停住腳步。回頭瞧時，那賣麻球油炸膽的已將次要走到小石塊了。說也奇怪，別的人走到小石塊，或是跨過，或是抄過。獨那賣麻球油炸膽的，巧巧的踏上來，一腳踏在石塊上，石塊一轉，翻身就是一交，盤子翻在地上，長的是油炸膽，圓的是麻球，撒了滿地。油炸膽倒還好，麻球卻生著腳似的忒楞楞直滾下山去，滾剩的幾個也蘸上了許多的山泥，拾起來也不能夠再賣錢了。

那人爬起身，先拍去了身上的灰塵，然後再整理盤子，把油炸膽麻球一個個撿起來，十成中已丟掉了二三成。好容易整理定當，那知隔不到三五丈路，小石子又放好了，自然又是一交。一連跌了三交，盤子也跌破了，油炸膽麻球也都不像個樣子了。踏扁的踏扁，蘸泥的蘸泥，那人爬起身，連連搖頭，哭喪著臉子，說不出那種懊惱神氣。

姓譚的向眾人道：『好了，你們去收拾罷。』

眾人就問那賣油炸膽麻球的道：『你怎麼會這樣的跌撲？』那人道：『我也不知道呢。好好的走路，忽見地下白肥肥一隻雄狗似的，恐怕踹著他，縮腳讓時卻就跌了。三回都是如此，爬起身卻又不見什麼白狗。真是奇怪，連我自己也不懂，光景今天命裡遭了跌撲星呢。只是一盤貨物，一個錢都沒有賣，都弄壞了，怎麼能夠交帳。』

眾人道：『你油炸膽麻球共有多少？』那人道：『一百個麻球，一百個油炸膽，自己清本錢要六百個大錢，現在都交代了，怎麼是好。』

眾人道：『你也可憐，我們陪你錢罷。』於是賠了那人的錢，那人不知就是他們作弄，再三道謝而去。」

春泉、靜齋都聽得津津有味，錢瑟公卻只是笑，聽介山講畢，就問：「姓譚的是什麼時光的事，現在此人可還在？我想去會會他，領教領教奇門遁甲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瑟翁，你想去會他麼，好是很好，可惜此人沒緣，欠陪你我已有二十多年了。我方才講的，還是長毛前的事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介翁貴庚多少？長毛前已經出世了麼？」

周介山道：「兄弟也不過聽故老傳說，只是見雖沒有見過，想起來假總不會假的。」

瑟公未及回答，春泉接口道：「這事我倒也相信，我小時節從學的先生，也會點子奇門遁甲的，不過沒有這麼周備罷了。他會把二十四根筷子，或是紙煤排列在台子上，叫人家默認，他卻走在外邊，並不瞧你，你認好了知照他一聲已經認好，他就踏著步子進來，到台子跟前把所排的東西默默的算，就會算出你認的是第幾根，一點子都不會有差誤。你認第三根，他就說出你是第三根。你認第五根，他就說出你是第五根。你倘然一根不認，誑他說已認好，他就算來算去再也不會算出。」

這已奇了。更有一樁，再要奇怪。你手裡捏著隨便什麼東西，他都能夠猜的著，不過不說出這東西的名兒來。譬如你手裡捏著只自來火匣子，他就猜道：『五行屬木，其形方，其中空。』說出來於這東西的形象，總不會差什麼的。匣裡頭放什麼東西，他也能夠猜的著。不過總要你自己知道，他才能夠知道。倘是別人放進的東西，連你自己也沒有知道，他也決決不會猜著的。這兩種，是兄弟小時光親眼瞧見的。可知介翁的話，並非虛言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現在新學界朋友鬧的什麼催眠術，想來就是這個奇門遁甲，不過他們換了一個名目罷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甚麼催眠術，我耳朵裡聽都沒有聽過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這催眠術是東洋人行出來的，可以在幾分鐘裡頭，催人家睡覺，催眠後就能行使一切命令，那被催的人竟沒一樣不聽，沒一事不從，叫他做什麼就做什么。譬如我會催眠術的，現在把你催倒了，叫你喝茶你就會喝茶，叫你吃飯你就會吃飯，叫你寫字你就會寫字，總之一句，叫你做什麼，你總無有不依從。差不多你這個人毫沒一點子主權，全由我作的主。」

等到催醒後，問問你催倒後所做各事，你卻又一點子不會曉得。這催眠術功夫，也很有深淺。最淺的須要被催的人極信我的催眠術，極肯受我的催眠，在施術時光兩心相信，一點子不涉他念，才能有效。倘然心裡稍微懷一點子詫怪念頭，可就不能成功了。

現在上海地方，東洋人教的催眠術，就是這一種。再深一步，就是一喝催眠了。一喝催眠，用不著被催的人相信不相信，只消暮然間一喝，就可把人家催倒。我們小時光，聽人家說拐子拐小孩，當頭頂一拍，那小孩望出來，一邊是水，一邊是火，背後是猛虎，不得不跟著拐子走路。這就是一喝催眠呢。因為一喝時光，這被催的人心裡必定一驚，就這一驚當口，早被催倒了。

會了一喝催眠，就是豺狼虎豹獅象熊羆，各種猛烈的野獸，也都催的倒。佛法降龍伏虎，也就是這催眠術。比一喝催眠還要進

步，就叫天眼通了。天眼通更是了不得，凡在隔壁或是對門房子裡所有幾個人，或是幾樣東西，隔著幾重牆壁，都能夠瞧的出。並且隔著山河城池森林大樹，幾百里或是一千里，也能夠瞧的出。不過練這種本領，須要避絕塵囂，滅除幻想，總要在深山窮谷之中，人跡不到的地方，經年累月，精心磨煉，才能夠有效。若像上海這種地方，就練一百年都不會成功的。練成功後，施起術來，就同老僧人定差不多樣子。」

瑟公道：「催眠術真是奇怪不過的一種學問，我倒相信的。我有個朋友，也曾從東洋人學過。據他說，初學的時候，先要研究心理學。等心理學明白了，然後再教你催眠術。學會後，怎麼樣會的，自己也再不會說的出。聽說世界上不知那一個國度，有一個大催眠家，能用催眠術寄遞各種信件。後來學習的人多了，該國的郵政局竟大受其損失，郵政人員恨極了，會議了幾次，就把這大催眠家控告到官，告他們個私遞郵件之罪。這事傳開來，世界上各國都當作笑話講呢。」

周介山道：「這催眠術也是荒誕不經的。瑟翁怎麼倒會相信起來。」

錢瑟公道：「然而不然，這催眠術是極文明的一種新學問，怎麼可以不信，怎麼可與極野蠻極荒誕的奇門遁甲，相提並論。」

周介山笑道：「瑟翁必是中了外國人蠱毒了，這樣的崇拜外國，深信外國。照兄弟看來，這種事情，都不過是個幻術。外國的既然真，中國的也未必是假。奇門遁甲就是中國的催眠術，催眠術就是外國的奇門遁甲。不過在外國不叫奇門遁甲叫催眠術，在中國不叫催眠術叫奇門遁甲罷了。有甚分別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這話通極，現在外國醫院裡醫生，都用催眠術替病人治病，那就抄襲我們的老法子。從前杭州張勝貴張癡道人，可不是用這法子替人家治病的麼。那事又不遠，我也親眼瞧見的。」

眾人問：「那個張勝貴？我們怎麼從不曾聽見過？」

惠伯道：「張勝貴就是現在香火極盛的張大仙祠張大仙。」

春泉道：「張大仙祠，香火果然盛旺非凡。他的墳，齊巧在拱宸橋腳下，劈對著拱宸橋。聽說當時開闢租界時，別的墳通通掘掉，獨他的墳，一碰都不能碰。小工動一動，就要頭痛。所以外國人都見他怕的。他生前有甚奇事？我倒沒有曉得。」